

出走的泰奥

[德] 彼特·赫尔特林 / 著 陈俊 / 译



■ 德语文学大奖权威评审机构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选荐
■ 分别入选二〇〇三、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出走的泰奥

[德]彼特·赫尔特林 著

陈俊译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走的泰奥/(德)赫尔特林著;陈俊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9(2010.4重印)

(彩乌鸦系列)

ISBN 978-7-5391-3782-7

I.出... II.①赫...②陈... III.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3174号

© 1997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Beltz & Gelberg, Weinheim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07-048

出走的泰奥/(德)彼特·赫尔特林 著;陈俊 译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78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3782-7

定 价 8.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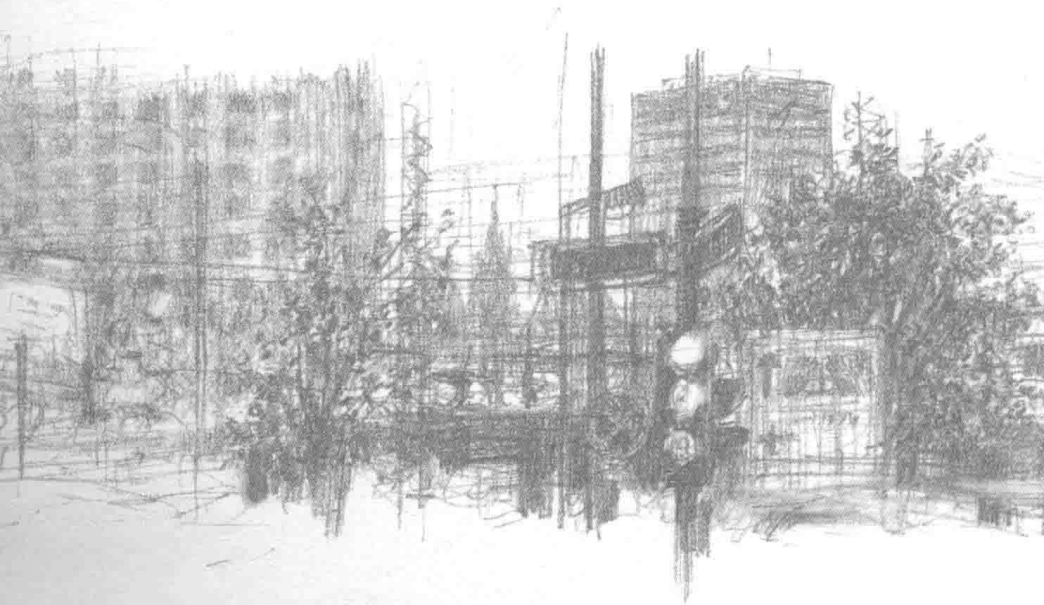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1. 天花板上的小人儿	7
2. 你用不着书包了	15
3. 初识哎哎老爸	20
4. 两搭顺风车	36
5. 一夜惊魂	54
6. 科隆风雨	65
7. 再次出走	79
8. 黑手慢慢伸来	88
9. 比埃尔酒馆的密室	93
10. 瘦瘦长长的罗塔尔	106
11. 谁能解心结	11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彼特·赫尔特林(Peter Härtling, 1933-) 德国小说家、抒情诗人、出版家和杂文家。善于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描述日常生活,因《本爱安娜》等名作获 2001 年法兰克福德意志青少年文学特别奖。评委会称赞他是儿童文学作家中批判现实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位热情讴歌人类美好生活的博爱大使。

出走的泰奥

[德]彼特·赫尔特林 著

陈俊译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1. 天花板上的小人儿	7
2. 你用不着书包了	15
3. 初识哎哎老爸	20
4. 两搭顺风车	36
5. 一夜惊魂	54
6. 科隆风雨	65
7. 再次出走	79
8. 黑手慢慢伸来	88
9. 比埃尔酒馆的密室	93
10. 瘦瘦长长的罗塔尔	106
11. 谁能解心结	111

1. 天花板上的小人儿

泰奥·威斯贝克,一个十岁零几个礼拜的男孩,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差不多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是这个看法。小家伙的身量与年龄相比是太小了一些,但是他长得虎头虎脑的。他的腿有点儿罗圈,按照他妈妈的说法,小时候不是这样,是最近几年才长成这样的,他的圆圆的脑袋上头发向上竖起,无论怎么梳也不肯服帖,给他理发的师傅只好因势利导,给他理了个翘尾巴公鸡式的发型。

泰奥的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滑稽,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都觉得他很搞笑。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发明的一些词语,粗拙而不失风趣。他的耳朵有些招风,他就把耳朵叫做“捕风器”。一些死记硬背的同学被他称为“墨水苦力”。戴眼镜的男老师被称为“冒号”。教室里的椅子被叫做“屁股板儿”。教学楼的管理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爱发脾气,就得到了一个“轰鸣器”的雅号。没有什么人能够逃脱他的讥刺,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他的女班主任老师佩尔希夫人。他自己的绰号叫“比姆斯”,至于这个绰号怎么来的和是什么意思,下面会专门谈及。

但一回到家,泰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再也不滑稽,再也不搞笑了。这是因为他爸爸经常对他吼叫:“像个正常人!不许油头滑脑!”妈妈呢,也会把他的过错归咎于不严

肃，常常数落他：“这样下去，没人会把你当回事的，泰奥！”

这一天，泰奥放学回来了。在住宅楼的入口处，他与同班同学德特列夫告别。

“再见，德特列夫，代问老五们好！”

“再见，泰奥，也问老六们好！”

这里所说的老五老六，指的是两家的家庭成员。德特列夫家住在五楼，泰奥家住六楼。

这会儿泰奥在等电梯。学校里的调皮劲儿已经荡然无存，他站在那里，安安静静，规规矩矩。他都没有发觉自己怎么在转瞬之间就变成另一个人的。电梯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泰奥走了进去，与此同时还进来了一个陌生男子。泰奥一家住在这栋楼里已经好几年了，还有许多住户他不认识。泰奥伸手按了“6”，又探询地望着那男子。“9。”那男子说。

密封的电梯内弥漫着呛人的香水味，那男子皱着眉头抽着鼻子说：“我的天，简直是臭气熏天。”

“施威尔卢斯香水。”泰奥脱口而出。

“施威尔卢斯？一种新牌子？”那男子问。

“不，是楼上的施威尔卢斯夫人惯用的香水。”泰奥解释道。

那个男子哈哈大笑起来：“说得好，一语双关！又是香水名，又是夫人名，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电梯在六楼停下，泰奥走了出去，还回过头来，对着尚在微笑的陌生男子说了一句：“再见！”

他掏出钥匙打开了家门，先习惯性地侧耳倾听了一下，妈妈还没有回来。妈妈是一家超市的售货员，下班回家

的时间通常在中午一点半。回家以后，她把隔夜做好的午餐热一热，和泰奥一起吃午饭。爸爸如果回家的话，应该是在晚七时前。可是，他常常深夜才回，到家的时候酒气熏天，火气也十分大，似乎一切都在招他惹他。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他的工作。八年来，他在一家成衣厂当会计。“他们让我坐冷板凳，”他叫道，“这样的工作我实在不想干了！可是不干又能怎样，换一个地方兴许更糟！”

爸爸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悲观者。

泰奥走进自己的房间。自从搬进这栋大楼以后，他有了自己的儿童间。在老屋居住的时候，他住在放扫帚拖把的小屋里，连一个窗户都没有。他现在至少有了自己的衣柜，还有了自己的书桌。儿童间的墙壁上贴了许多当红歌星的照片。父母当初很反对，爸爸说：“什么歌星，一个个看上去猴子似的。”泰奥说了一句：“这样的猴子我就是喜欢！”爸爸后来就没有再吭气。

泰奥把书包塞到床底下，然后往床上一仰。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他长时间地凝视天花板，就像进入了白日梦一般。这种状态下，他的眼前会演绎出许多故事。为此妈妈没有少批评他。她认为他在胡思乱想，这样下去会养成注意力不集中的坏毛病，会让他的学习跟不上。

佩尔希夫人——泰奥的女班主任却不这么看。“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泰奥，”她说道，“只不过你小小脑袋瓜里死结太多。”

老师的话没错，他的心事委实太重了。有时他都忍不住要自言自语：“泰奥，不要东想西想了！”

这时候泰奥听到了开门声。接下来应该是：“泰奥，你

在房里吧？”

果然妈妈喊了。

“是我，妈妈！中午吃什么？”

“辣味牛肉。”

“好！”泰奥说着来到厨房。妈妈没有立即做饭，而是让他坐在餐桌对面，似乎准备跟他谈点什么。

“数学作业本发下来了吧？”

“没有。”

“那你今天干什么？”

“和往常一样。”

妈妈放弃了和泰奥交谈的想法。她沉默了。泰奥宁愿耳根子清静一些。他在考虑，是否现在就把佩尔希夫人写给爸爸的一封信拿给妈妈看。这封信的内容他知道，佩尔希夫人并没有瞒他，而是事先把信给他看了。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一封信，而是一张表格。佩尔希夫人将表格上印刷的部分划去了，而亲笔写上了一段话：“尊敬的威斯贝克先生，请原谅我以这样严肃的方式给您写这封信。您的儿子泰奥的忘性太大了，因此我请求您经常加以督促和检查，看看他的书包里有没有装上当天课程所需的一切东西。谢谢您，并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

明天吧，明天早上把这封信拿出来也不迟，泰奥想。

“泰奥，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妈妈问。

“没。”

“是不是在学校里出了什么问题？”

“说没就没，妈妈！”说着，泰奥站起身来。

“坐着，等到我把饭做完！泰奥！”

他坐了下来,只是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饭菜端上来了,他边吃边眯缝着眼睛看着妈妈。时间一长,妈妈有如芒刺在背,终于忍不住说道:“看你这副凶巴巴的样子!”

泰奥一声不响走回自己的房间。他边走边想:我才不凶呢!我为什么要听你喋喋不休,老提些相同的无聊的问题?为什么天天如此?为什么不可以给我讲讲故事,以前你不是常给我讲故事吗?

他重新躺到床上。

“别忘了做作业!”妈妈在厨房里喊。

“知道啦!”泰奥答。

他双目凝视着天花板,不一会儿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小矮人,这是个诙谐机智的小人儿,泰奥就喜欢跟他对话,尤其是在他心情沮丧和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别人在哈哈大笑,我却哭都哭不出来,知道吗,小矮人?”泰奥对着天花板说道。

“别哭,别哭!”小矮人回答。

妈妈在外间突然插话了:“泰奥,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不,不是,我在学习英语。”

“好,很好,泰奥。”

整个下午,泰奥都和德特列夫以及社区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这天玩得很尽兴,大家在一起交换卡通连环画。泰奥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妈妈不在。

他又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小人儿,你说,我该不该做数学作业了?”

小矮人的形象影影绰绰,似乎在躲闪泰奥提的问题。



泰奥躺在床上,双目凝视着天花板。

那好吧，我来做数学作业吧。泰奥想。

就在这时响起了妈妈的脚步声。妈妈的头没有往泰奥的房间探一下。

家里悄无声息只会让泰奥感到舒服。

假如这时有人对他说：“泰奥！别看你现在安宁舒适，三个小时以后，你就会想到离家出走。”那么泰奥一定会认为这个人在胡说八道。

然而，事情就起于三个小时之后。

这天晚上爸爸回来得不算晚，酒也没有喝太多。然而看得出这一天他很不顺心，也许办公室里有人拿他开了涮。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他对妈妈吼开了：“瞧瞧地毯！多少天没有吸尘了？上面的灰都有几毫米厚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脏。”妈妈的声音在发抖。

“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你这个懒婆娘！！”爸爸咆哮道。

泰奥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求你了，爸爸，别这样。”

“闭嘴！回你的房间去！”爸爸高叫。

“不怨妈妈，地毯是我弄脏的，我没有脱掉脏鞋。”

情况并不是这样，泰奥这是在帮妈妈。

爸爸突然握紧了拳头，咚的一声擂在泰奥的胸口上。由于暴怒，爸爸的脸都扭曲了。

“别打我，爸爸，别打我！”泰奥哀求道。妈妈冲上来，一把拖开了泰奥。

爸爸连连摇着头，不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是想继续打人还是就此罢手。

“泰奥，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妈妈道。